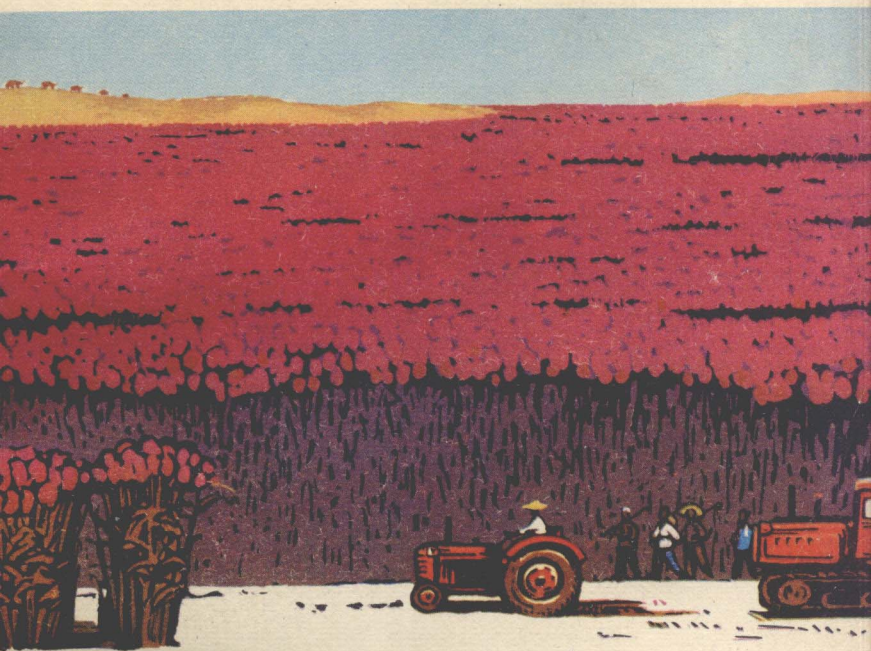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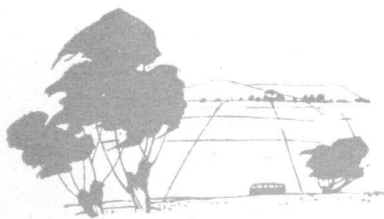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散文小说集

# 塞上风光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散文小说集

# 塞上风光

陕西省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插图：李习勤

## 塞上风光

陕西省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1973年9月第1版

197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书号：10094·73 定价：0.41元

# 毛主席语录

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。

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，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。

穷则思变，要干，要革命。一张白纸，没有负担，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。



就在电灯刚刚一亮之后，一个高大壮实的人，浑身沾满泥沙点子，扛着一把大铁锹，走了进来。





大家一看，是老支书经常学习的那本毛主席的光辉著作《愚公移山》。



想到这里，再回想起前几天错挖草根等类事情，贾凯毅更加深刻地感到，农村真是一个大课堂啊！





苏红英眼明手快，当石头滚近她身边的时候，她一跃身扑过去，抱住了石头！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写不尽的解说词 .....  | 牧 笛( 1 )      |
| 我们的老支书 .....   | 吴 通 榆 杨( 16 ) |
| 一封准备发表的信 ..... | 宏 序( 40 )     |
| 永葆青春 .....     | 维 荣 子 政( 57 ) |
| 从天津来的姑娘 .....  | 申政文 宏 业( 81 ) |
| 女石匠 .....      | 姜继业( 97 )     |
| “碰倒山” .....    | 叶志华( 120 )    |
| 我的师傅 .....     | 府谷县创作组( 129 ) |
| 新来的县委书记 .....  | 任逸铭( 143 )    |
| 沙海金凤 .....     | 杨光明( 150 )    |
| 后 记 .....      | ( 166 )       |

## 写不尽的解说词

牧笛

深夜。我从像室里捧来一厚叠照片，拿回办公室。随即，取出稿纸，提起笔，又开始为每一幅照片写作解说词。

今年，县上的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，准备要开得更加隆重，更有声势。为了配合会议，搞好宣传，我们文化馆根据县委和县革委会的指示，要举办一次展览，把一些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，好好表彰表彰。最近两三个月来，我们馆里的人，都为这个事，四出奔忙。现在，眼看会期一天天近了，而我们的展览，还没有准备就绪，所以，这就更得抓紧了。今天夜里，无论如何，我得把这一部分照片的解说词，赶紧写出来。

可是，第一幅照片，就把我难住了。

说实话，对这幅照片，我是比较满意的。在这张长一尺六、宽一尺二的横幅照片之上，展现的是古城畔人民继续向沙漠胜利进军的情景：远处，是画面般的林木、田野和村庄；近处，是海浪般起伏连绵的大小沙丘；在一个大沙梁上，有许多男女社员，正在进行引水拉沙的激

烈战斗……而这些，都只算是背景。在照片上占了显明位置和适当篇幅的，则是治沙英雄常成大伯。他，两腿站在泥水里，一把大锹握手中，面带豪情，浑身使劲，猛力地向水里捅戳着沙土，真有一股子战斗的情态，英雄的气概！

我先是一手拿着照片，一手拿着笔，打算马上写出解说词来。但好一会儿，选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语，写不出一个字。接着，又情不由主地放下了笔，双手捧起照片，仔细端详着常成大伯，并把目光凝在一处，想要看出他那踏在泥水之中的腿脚。同时，拍摄这幅照片的情景，又重新出现在眼前……

那是十月上旬的一天，我从别的地方完成拍摄计划后，径向古城畔大队走去。这沙漠里的路，走一步溜半步，实在够难走的，三四十里路程，费了大半天，直到太阳下山时分，才到了这个大队西旁的一个高沙梁上。

我早就听人们说，古城畔大队多年来坚持引水拉沙，植树造林，改造沙漠，成绩巨大，是长城线上突出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，被称为“沙漠绿洲”，或开放在沙漠里的“大寨之花”。但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到这里来过。今天，站在这个高沙梁上，向前一看，嗨呀，果真是名不虚传，是一派动人的壮美景象！

村庄，座落在几个小海岛似的沙丘之上，一幢幢铅灰色的砖瓦房舍，隐现在绿色的林木之中，分外好看，犹如秀美的风景画一般；田野，被横一道竖一道的护田林



划隔成许多大方块，一块块高粱火红火红，一片片糜谷金黄金黄，还有那豆田的浅棕色，荞麦的深紫色，蔬菜的鲜绿色，各种颜色相互交错，真象色彩显目的图案画一样。

看着这些，我简直不大相信，沙漠，怎么能会变成这样美好的图景呢？我也真想立即将这满眼美景拍摄下来。但举起照像机一试，这会儿，光线不行了，只能改日再照了。于是，我便走下沙梁，向着村里走去。

赶我走进村庄，已近黄昏天气。这时，满村里牛哞羊叫，充满欢喧。开始收割的男女社员，有的肩挑，有的车拉，都正一群一伙地相跟着，把丰收的庄稼送向场头。

在一个场头旁，我找到了带着一身热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惠治业。这老惠说话干脆，办事麻利。当我一说明来意，他就把手一挥，说一声“跟我来”，便立即把我领到了大队办公室。

“你就说吧，准备怎个照法？”到了大队办公室，不等我洗完脸，老惠就往凳子上一蹲，马上跟我商量照像的事。

“我是打算这样……”我们每到一个地方，都是有一定计划的。我向老惠说明，到这里来，主要是想拍摄一些“沙海绿洲”、“喜丰收”等类题目的照片，以反映这朵沙漠里的大寨之花的繁茂景象。

“那好嘛！你看看，需要些什么？”老惠又问道。

“也不要什么，主要是要几个先进人物……”我们照像，当然不是光照景物，主要的还是要照人，而照

人，又得要突出先进人物。老惠这人，我曾在县里见过，也知道他是有名的劳动英雄，所以，我又说：“首先需要的就是你呀！”

“哎，不对不对！”老惠摇了摇头，以十分真诚的态度说：“你可能不大了解情况。我其实不算啥。我们这儿，比我强的人可多着哩！……”接着，他就按着指头，数念出一大堆先进人物的名字来……

我们正商量明天照相的问题时，电灯亮了。就在电灯刚刚一亮之后，一个高大壮实的人，浑身沾满泥沙点子，扛着一把大铁锨，走了进来。我见这人虽近五十岁年纪，但黑红脸膛，丰满秀俊，连嘴巴上下的胡茬子，也长得四四正正，再加上头上扎着的那条羊肚子手巾，一头竖在头顶，一头搭落在额角，从上到下很富有陕北农民的特征。

“嘿，你来得正好！”老惠见这人来，也没有在凳子上动，就先指着我，向他作了介绍，又指着他，对我说：“这是常成，是我们的党支部委员，治沙英雄。”

“常大伯，你好，你好！”我一听，急忙高兴地去同他握手。

“好着哩，好着哩！”常大伯满脸露出憨厚的微笑，也赶忙伸出双手，跟我握在一起。

“常成哥，这个同志任务也很紧。”老惠向常大伯商量道：“你工地上怎么样？要是稍能离开一下的话，明天你陪他去照一照像吧。”

“呃咦，不行，不行！”没想到，常大伯听了老惠的话，连连摆手，着急地说：“我顾不得，顾不得。”

看样子，常大伯是个不善于说话的人，他直戳戳地说了两句之后，停了停，还抱歉似地看了我一眼，才又补充道：“照像的事，还是另叫个人去吧！”

“工地上有啥新情况吗？”老惠问道。

“有啊，明天就挨上拾掇那个大沙梁了！”

“嘿呀，你们搞得这么快！”老惠说着，忽从凳子上跳下来，用赞赏的目光，看着常大伯。

“我找你，就是想要临时增兵哩！”常大伯说到这里，也双目盯着老惠的脸，首先自个儿脸上露出难为的神情，又说：“啊，可就是秋收也开始了，你看这……”

“是啊，几个胖子挤到一个门口上了，怎么办呢？……”老惠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在地上走动起来。看样子，他也好象有点儿难为起来了。

在农村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：由于人们过于繁忙，使我们的拍摄工作不能顺利地完 成。而这一点，领导上作了明确指示，要求我们无论如何，不能影响生产。所以，看到他们象是确有难处，我便暗自想道：要是实在顾不上，那照像的事，常大伯不去也行。

幸好，不等我说出什么来，老惠果断地说道：“嗯，就这样吧！晚上开个支委扩大会，把一些事情一并研究一下。现在，先去吃饭！”

老惠和常大伯都争着拉我到各自家去吃饭。最后，看着把我胳膊都拉疼了，老惠方才松了手，让我跟着常大伯去了。

常大伯家的生活是富裕而美满的。一幢三间新房，全是砖墙瓦顶，一间是过堂，一间空锁着，一间由老两口住着。在这住人屋里，地上是桌凳箱柜，油光发亮，摆设整齐；炕上，满铺着一色的绵毡，一厚垛花色被褥，四四方方，垒放一角。再加上房梁上垂挂一盏电灯，把满屋照得亮格堂堂，使人一进门，就感到分外舒畅。

常大伯的老伴常大婶，也是近五十岁年纪。她先按这一带人的习惯，把我以上客招待，端上两半碗熟米，取出一碟子酥油，提来一铜壶滚茶，让常大伯陪着我吃喝一阵；接着，又端上一盆子香喷喷的炒洋芋丝儿和一锅子热腾腾的小米蒸饭，她也一起来吃，这才算，是正式开饭了。

我们边吃着饭，边拉家常。常大婶最爱跟人拉话，就连我家几口人、父母都做什么、多大年纪等等，也都一一问个仔细。常大伯则是另一种脾性。他不大爱说话，只是不断地招呼让我吃这个，吃那个，还再三重复一句话：“好好吃，吃得饱饱的。这就跟你家里一样嘛！”

老两口这样的热情、厚道，使我感到特别温暖，没有丝毫拘束。所以，我们之间就同久别重逢的亲人一



般，有说不完的话儿。从拉话中，我也知道了这个家庭的不少情况：在旧社会，这老两口都是受过大苦大难的。常大伯的父母，都是由于地主、风沙、国民党这“三把刀”的逼害，逃荒在外，死在了外地，……而现在，则是吃的不缺，穿的不愁，儿子在外边工作，女儿出嫁在邻村，家里家外，没一样不顺心的事儿。

人常说：“儿大了，女嫁了，咋挨上享福了。”象常大伯家两口，年纪虽不很大，但却经历新旧两个社会，过去又曾有过那样大的苦难，今天有了这样的光景和条件，确是应该过个舒服日子了。

“大伯，大婶，现在，你们可该过个清闲日子了。”吃过饭后，我这样信口说道。

“什么，清闲？哎，那个日子，咱可过不惯！”常大伯象是对我的话，有点儿反感似的，说着，还摇了摇头。

“噢，现在的日月，说起来，一满是享上大福了。可那清闲的事，象咱这庄户人家，一辈子也不指望。”常大婶往下收拾着碗筷，也这样闲聊道。

突然，常大婶从锅里取出一个热烫烫的洋芋蛋，对着常大伯说道：“快，快乘热拿去！”

常大伯先是毫不在意地看了一眼，象是不大想拿，但又看见常大婶噓嘶地用口吹着，这个手倒在那个手，象是烫得厉害，便赶忙接了过来，搁在了炕楞上。

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便问道：“大婶，怎么，

还给大伯偏吃吗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常大婶是个性情爽朗，说话风趣的人，她格格地笑着，回答我说：“对对对！他大口吃过了，还长着一些小口哩！”

什么小口呢？我越觉得糊涂了，便注意地看着怎样处理这个热洋芋。

只见常大婶拿了一个小凳子，放在炕上，又在一个小锅子里倒出半脸盆温水，搁在凳子旁，接着，硬把常大伯从炕楞边掀着坐上了炕，凑近他伸开的两只脚看了看，埋怨地说道：“呀，你看看，裂子都快跟烂泥皮缝子一样了，还不赶快治一治！”

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！我早就听人说过，引水拉沙是苦活儿，水里泡，风里走，腿脚上容易绽裂子，也听人说热洋芋能够治疗，但从未见过，所以，便凑近常大伯，想要看一看。

这一看，我不禁吃了一惊。只见他的双脚板上，绽开许多裂子，特别是脚后根上，几道大的裂子，还象渗出了血。

“大伯，这，这还能受得了吗？”我惊怪地向常大伯说道。

“嗨嗨，你别看它张口裂嘴的，其实也不疼。”常大伯毫不在乎地笑着，向我说。

“真的不疼吗？”

“真的！你看，习惯了！”常大伯说着，还把脚在